

明 草

笑的人遺



上
半

5-6-65
x 22 1/2

行印社作工化文 · 書叢學文

教
專

序

抗戰勝利了。

經歷了整整八年苦難的中國民衆，現在是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了。這八年是多麼不容易呵。爲了祖國，人們付出了最高度的熱情，無可比擬的智慧，和甚至獻出了他們的生命。

在這個集子裏面，主人翁們對民族敵人的痛恨，對惡勢力的仇視，都曾經貢獻過很大的努力和付出了很大的犧牲；而對自己力量的重視和對勝利的信心，卻有着不可動搖的意志。——而他們，僅是中國廣大民衆的一個小小的縮影吧了。

在抗戰初期，他們的言語，行動，多麼叫人感動呵！接觸了他們，自己就更有勇氣，更有信心。也就不自覺地和大家被掩在時代的巨浪裏起伏，翻騰。

可惜不久，人們的抗戰積極性被壓抑下去。眼看看日本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橫

行，身受着他們底百般欺凌、卻不能好好地反抗。他們所受的痛苦，是比抗戰以前更甚了，他們被「觀戰」的教育教育着，規範着；然而他們的初衷卻始終沒有改變，只是更沉着，更堅決吧了。他們知道一定會勝利；也終於贏得了勝利。

自然，他們更會知道這「勝利」，是離不開華北，華中，和華南一部份，那有說話的自由，有生活的自由，和有抗戰的自由的地區裏，那些受盡了敵人底慘絕人寰的摧殘，而始終不屈不撓地戰鬪的兄弟姊妹們和他們的軍隊。

秦孽的老婦人說：「我還得活下去，再活他二十年，我要看我底阿純在這世界上創一翻事業……」是的，這老寡婦爲她那幻想中的孫子底抗戰事業而活下去。像阿純那樣的青年，在前線上活躍着，又何止千萬。只是在勝利了的今天，我們懷念她還活着否？

「狼心狗膽的浪人殺死我底男人和我兩個兒子，殺死我們千千百百的伙計，我們底冤仇比七洲洋還深，我們底心肝比黃蓮還苦。……我只有一個心愿，有一天，我要看見阿衍親手斬下東洋人底頭。」可惜抗戰勝利的今天，阿衍伯姆早已爲

祖國而獻出了她底生命。

我們看看，日本投降半年後的今天，好些地區上的日人還未被解除武裝，仍在耀武揚威；人民的生活仍很痛苦，未得到絲毫的改善；生命還未得到切實的保障；無怪赤崗鄉的父老們早就嚷着：「平常，國家有什麼好處的時候，我們是輪不着的，但是去送命的時候呢，就用得着我們……」

外科博士陳念慈也大聲疾呼：「你以為做了一個醫生，就等於做了一個最好的慈善家了麼？不是的，完全不是的，……我們一輩子能醫好幾個人？我們治好的自然有好人，可是也有貪官污吏，奸淫邪盜；我們幹了些什麼慈善事業？如果沒有好的法律和法官，那麼，有十萬個好的醫生也不中用……」

可見人們除了要求澈底戰勝民族敵人之外，對於和平的生活，和民主政治的渴望是多麼迫切呵。我深深相信，今後人們對於鞏衛和平，和要求民主底澈底實現所付出的努力，也一定和打擊民族敵人一樣地澈底和堅決。而目經過這幾年的痛苦的教訓，看這世界應比那時看的更清楚，大家也應團結得更鞏固。

這個集子裏面的主人翁，他們的性格和行爲，實際上是我在抗戰初期所接觸的現實人物裏印象最深的幾個。他們雖然是小說裏的人物，但在我腦筋裏卻是一班熟悉，可敬可愛的朋友；每一次的回憶都給我以愉快和親切。他們有一部分可能神聖的民族戰爭中光榮地犧牲了；另外一些雖然僥倖不在敵人的統治下，卻因爲不良的吏治和生活的重擔，也給壓得氣也喘不過來了。

可惜自己的力量有限，不能把抗戰初期大後方的人們底偉大事業表達於萬一。時到今天，只有一點可以給人們以安慰的，就是：歷史證明，人們底努力不會白費，血不會白流；黑暗總要結束，痛苦總有盡頭。——勝利終是屬於我們的

一九四六，三，於張家口。

遺失的笑目次

序·····	一
新嫁娘·····	一
受辱者·····	二九
秦壘的老婦人·····	五二
遺失的笑·····	六七
被拯救的靈魂·····	九五

新嫁娘

我從長沙回到了華南的重鎮韶關之後，一連下了五天迷濛的微雨。路面沒有敷柏油，由紅土和碎石鋪砌而成的馬路被雨水所潤濕，然後給千萬雙腳所蹂躪；紅土和雨水馬上結合成爲一層稀薄的糊狀體，黏住了每個路人的腳跟，彷彿在告訴他們一些地下的祕密。

廣東人好像特別不怕雨，整條風度路給密擠擠的人影和各式的高舉着的雨傘所填滿。假如站在路上的一旁，眯起眼睛盯着遠遠的前面，透過迷濛的雨絲去看那些撐傘的人們，就會覺得他好像是一羣集體跳傘的隊伍，熱鬧地在空中飄飛着的樣子。嘈雜的人聲被雨點所阻，不能很快地向上昇散，變成一種沉悶的，凝聚的噹啞噹啞的響聲——這龐大的複雜的聲音，使人實感到自己的確已置身都市裏了。我折入遼長而僻靜的同登路的時候，行人突然稀少；商店和住戶底門扇參差不齊地開着

或關閉着，顯得異樣地冷落。這樣僻靜的街道，很便於長期離開鄉井的我悄悄地
去懷念我底淪陷的故鄉和戚友們。實際上我知道絕不會在這裏遇到故鄉的任何親屬
的，那邊的路是多麼遙遠呵。我不急不徐地往前走着，陷在苦苦的思念裏。大概超
出我前面四丈光景，有一個穿上純黑衫褲的青年婦人，也不急不徐地走着路，一把
式樣古老的絹面黑色大雨傘攔在她的寬闊的肩上，她的腦袋和頸子一道隱沒在那黑
色的傘罩裏，從後面看去，只看見一個壯健的軀體上面長了一個特別大的圓球似的
黑色腦袋。簇新的襪上了泥漿的黑洋布褲管下面，露出了淺棕色的小腿肚——這有
力的美麗的小腿肚，只有從年青的蛋家妹身上才找得到；腳上穿上一雙劣等的但是
沒有穿過幾回的新皮鞋，生硬地踏着泥濘。——那令人羨妬的富於健康美的黑色的
影子，老在前面帶引着我走路，我心裏覺得她壯健得使我妬忌，於是斜斜穿過對
面的人行路，並且急急地低頭走着，企圖跨過那健壯的青年婦人的前頭。兩分鐘以
後，後面有人喊住了我，而且那聲音也越過越靠近了我。

「表姊：你是明表姊嗎？——」

我擰回頭看，路上一個人也沒有，只是剛才那個穿黑衫褲的青年婦人緊站在我後面，喊住我的就是她，就是我的表妹李雅蓮。我以爲自己在做夢，怎麼地會是我的表妹？從未離過家門一步的表妹爲什麼會跑到這兒來？我的詫異超過了我底喜悅，竟使我有點茫然無措了。她因爲梳了一個「二轉髻」，穿上一身生硬的新衣服，而且身體也比四年前胖了一點，如果不細看她的臉孔，我就辨別不出來她就是經年赤腳，打一條大辮子，老是純樸地笑着，熱心地下田工作的李雅蓮了。

李雅蓮是我童年時代的同伴中最要好的一個，我比她大兩歲，她十三歲以後，我便和她疏遠了，只有每年的暑假，我在姨母家裏同她一起消磨上半個月左右的時光。無論在什麼時候，只要我想起了雅蓮表妹，我底眼前就會浮現出一片一望無際，蔥綠得使人心懷坦白，與噴散着恬人的稻香的禾田；或者彷彿看見了大地正給夏天的陽光烤炙得焦燥乏力。一切事物都靜了下來的时候，遠遠的一聲鷄啼劃裂了無底的岑寂那樣的世界；也好像看見了那些馴服的耕牛，自由就是幸福的赤貧的孩子们。進中學以前，我曾經那樣無憂無慮地在這阡陌相連的農村裏過活；我常常在

河邊碼頭最下的那一級，或者牛欄後面，和熟透的稻穗中間找着了雅蓮表妹；她彷彿就是一枝熟透的稻穗，老是那麼溫和地，無邪地，迷人地在悅目的綠色禾草中招展着。她底全身皮膚因為太陽底無情的照射而焦黑了，肌肉底線條描繪出她那結實的美好的體態，一排齊整，略帶微黃的小牙齒和漆黑的眼珠互相輝映着，那其間的純樸，濃厚，愉快的神彩，在都市裏我一次也沒有發現過；她底笑，在說明土地和植物底坦然，純厚和保守的性質。她彷彿是充滿泥土和青草底腥氣的綠油油的一望無際的平原底自然產物。她從來沒有發怒過，也從來沒有思索過「我要怎樣方能生活得更好一點？」她沒有憂愁和嘆息，雖然貧窮和不幸有時令她搖着腦袋，但也僅止沒批判地搖幾搖罷了。

每年的春假，我總有幾次恐怕傷害了她底感情似地，隱約地對她說：「你太辛苦了，要是你有機會進城去念幾年書……」

她那麼悠閒地露出珍珠米似的小牙齒笑一笑，用厚肉的手掌打一打褲管上的泥巴，回答說：

「沒有什麼，慣了也就不覺得辛苦，可惜母親老了，身體不行，我又沒有父親和兄弟。」

往後，她就再也不會想起爲什麼她也應該去念念書，或者她和她母親爲什麼老是那樣艱苦地過日子，她完全不知道生活是人所創造的；她近似迷信似地服從了現實的生活。

我底姨母是世界上一個頂不開朗的女人，她不愛說話，也不愛笑，誰都不曉得她整年整月在想些什麼。她二十四歲生下雅蓮表妹之後，守着一塊十幾畝的禾田便作了寡婦。性情也就更陰鬱，更焦燥了。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時候，她照例吟吟沉沉地咒罵她底女兒，那聲音模糊到幾乎聽不出字音來，雅蓮表妹索性不去理會她，閉起眼睛呼呼地睡去了。

雅蓮表妹底簡單和快樂，和她母親簡直成爲絕對相反的兩個人物。

雅蓮表妹十七歲的時候，由一個惡作劇的媒婆底說合，姨母作主把她底獨一的女兒許配給隣村的一個著名野蠻，剛硬的貧農的子弟，那男孩子比雅蓮大一歲，隣

村的人們都輕蔑地叫他做「一等無業游民」。因為貧窮的原故，那男孩子王宗流一直沒有把雅蓮表妹接過去。於是他底綽號由「一等無業游民」變成「一等寡佬了」。全槽尾的人都爲雅蓮表妹擔心，姨母常常因爲這而傷懷。

因爲時間相隔得太久，和她底服裝的改變，使我呆住了，不曉得應該對我底如今已作婦人裝束的表妹說些什麼話。無論從她底大眼睛，寬闊的面頰，筆直的小鼻子和那排善意迎人的牙齒看來，牠們仍舊保持着她底似乎有生以來便已具備的純樸，溫厚和快樂。但在她底比從前閃映得較爲頻密的目光裏，在她想吐露許多話，但無法表達出來的那種忸怩姿態裏，和在她底人生經驗增進的面部綳紋中，我覺得她底內部顯著地增加了一種強烈的慾求，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慾求呢？

雖然還下着微細的雨，但我底表妹已經抱歉似地合起了她底黑色大雨傘，熱情地挽着我底手臂，全身的重量幾乎要壓到我身上來似地和我並排走着。嘴裏說着一些混合了多量的笑，驚喜的嘆息和詞不達意的字音的重覆的話。

「真奇怪，爲什麼會在這裏碰着你，無意中的事情真奇怪，我第一次離鄉別

井，沒有碰見過一個我心心懷念的人，現在居然碰着你，唉……」

「姨母好吧？」

「她還在槽尾，有時候有點咳嗽，現在又不曉得怎樣了，我離開槽尾已經三個多月。韶關的日子比槽尾的過得快多了！我到這裏之後一下子就一個多月」。

我引她到我的寓所。她拿草紙擦去皮鞋上和褲管上的污泥，然後安心地喝着我給她倒的茶；問我有沒有水烟袋。我們彼此問詢一些不關重要的近況，恰像兩軍對壘的前線，火力稀薄了下來？兩方面都只是響着幾下懶散的槍聲那個時候一樣。我不曉得從那裏起問她，她呢，也像有很多話不好意思對我說。

「你還記得吧，廣州是中秋後十幾日『去貨』（失守）的。槽尾靠近番禺，能守得幾時？——九月底，槽尾也就給那些禽獸佔據了；可是我，是呵，就是八月的開頭，」她吞吞吐吐地說着，「我是八月初出嫁的，現去已一年多了」。她有意低下了頭，用手擦着褲管上的泥印。「說起來也好笑，他要我過門，不到一個月，就走了，他和其他的壯丁一樣，開到前線打日本去了。」她沉思了一會，下了決心抬

起頭來皺着眉說；

「真糟呵，全櫓尾櫓頭的人都知道，——就是你一個人不知道罷了，表姊；他娶我的那筆款子是一筆很不名譽的錢呵！」

差不多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她皺眉，她陷在憂愁的沈思裏了，好久不願意說話。……後來她告訴我，在櫓尾失陷前，她的婆婆接受了一個小地主底錢，叫她底兒子去頂替那小地主的兒子應徵受訓的差使，於是他倆就這樣地完了婚。結婚後，廣州將要失守的時節，王宗流便被徵出發；以後就隻字也沒有寫回來。日子長了，婆婆思念着兒子，看見媳婦又沒有替她生下孫兒，於是她便開始了對她的仇恨。雅蓮表妹是從這種無理的打罵中逃到韶關來的。她現在寄住在一個開夾萬（保險箱）舖的堂嫂嫂家裏，雜役似地供着使喚。

「前天我碰見一個同鄉姊妹，她說可以介紹我到一家小工廠去撚臘燭心，所以我今天特意早點把中飯用過，去找她去的。巧極了，我已經四年沒有看見你了。」
「唉，她還是一個新嫁娘哩。」我望着那穿着陪嫁的新衣履的表妹，暗自叫

道。

那個新嫁娘關於自己的事情說得很少，卻異常惋惜地給我說着淪陷後的櫓尾底冷落情形。

「如果你有機會回去。你一定不會相信這是從前的櫓尾哩。從前櫓尾全是綠色的，現在卻像個癩痢頭，十畝田有七畝田是荒廢了的。男人打游擊的打游擊去了，逃難的逃散了，女人三十歲以下的那一個願意下田？真奇怪，好好的一塊地方會變成這樣子！誰會想到日本兵那樣害人的？我過門的時候，阿流就對我說過現在的世界是很危險的，壯丁隊裏面的教練官知道日本仔心腸狠；唉，櫓尾居然遭了大劫……」

不久，她搬到我的寓所裏和我同居。我介紹她進一間牙刷製造廠去工作，並送她進「成年婦女補習班」裏念書，晚上放學回來後，她和我住在一個房間裏。

過度緊張的生活，似乎減去了她的憂愁，她慢慢把那慘淡的櫓尾淡忘了。

從前，她底舉動是慢吞吞的。呆板的，現在，漸漸變成敏捷，甚至魯莽失措

了；好像過往，有人在後面命令她向前走一條漫無目的的路，她就閉起眼睛耐心走着；而目前，她發現了自己前面的目標，於是，忍不住發足狂奔的樣子。無論對於吃飯，對於週圍的每一個人，對於街道和一切事物，她都發生着最大的關心和濃郁的興趣。

初冬的時節，我曾離開韶關一個短時期。一回來，我就看見雅蓮表妹因為不慣於緊張的精神生活而病倒了。

我底房子住在樓下，特別顯得陰冷，朝南的窗戶對過是一堵高牆，因為這個緣故，每天太陽走過的時候，就懶得俯下頭來朝這低矮的窗戶張望。房間裏的陳設，依着屋主人的意思而呆板地陳列着；兩付床鋪拼成一個丁字形，一跨進門口就是一張木方桌——我們工作和吃飯的唯一地點。此外就是兩把凳子，一個陳舊的臉盆架。——這簡陋的設備卻使那新嫁娘感到過滿足和興奮的。

雅蓮表妹患的本來是很平常的熱病，可是因為她每頓還吃一兩碗白飯，因此病狀加深了；一直到我回去，強迫她吃過西醫給她開的藥之後，大瀉了一場，熱度才

慢慢退清。

那天吃過了晚飯，雅蓮表妹的精神似乎更健旺了一些，我和她共處的機會不算少，可是今日她第一次和我作這樣長的談話。「我這輩子第一次吃西藥，怪難吃的，那是什麼油呵！」她非常稚氣地對我笑，沒有比這種笑更好看的了，沒有比這種笑令人感到真實和溫暖的了。

她底寬闊的面頰因為高熱的燒灼而消瘦了，一層憔悴的黃色罩住了那張忠厚的臉。她盤起腳靠牆坐着，棉被蓋住她底腿。她爲自己的害病將會招致失字失業的恐慌而焦急，我竭力安慰她，並且告訴她另外一些在她聽來非常有趣的新鮮的事。

「這時候如果在櫓尾，人們會慢慢閒下來了，穀子都該收完啦。往年，這樣的時節我每天能打七八雙草鞋，可是我們不高興打草鞋，打草鞋真沒意思啊，我寧願到櫓頭去學人家編蒸籠，打帽子。詔關的人們，我真不曉得他們整天在幹些什麼事，看樣子我們都忙得很呢。我們櫓尾人，每年所忙的事情是一樣的，我知道別人那個時候應該做什麼事，別人也明白我那時候在做什麼事。——只有日本仔來了之